《春香传》叙事与人物语言的中国情结

李建东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作为朝鲜文学经典《春香传》,在其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这两个层面,与中国相近的同类作品予以比较,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不论在对真爱的憧憬,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对任何破坏他人幸福之恶势力的憎恨等方面,均能找到同属汉文化圈的中国意向与中国情结。不仅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伦理精神,而且预示着彼此间各种文化融通与精进的无限可能。

关键词:文学;比较;中国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1-0053-04

被称为朝鲜《红楼梦》的《春香传》,是一部朝鲜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讲述了退妓月梅之女成春香与两班翰林之后李梦龙历经波折的爱情故事。作品的早期形式来自于民间传说,后以说唱形式在国民中予以传播,最终形成书面文学的小说。作品曾被翻译成中、英、法、俄、德、日等十几种文字广泛流传。《春香传》之所以被称为朝鲜的《红楼梦》,不仅指在小说内容上的爱情主题,而且指在文学语言表现上与《红楼梦》有着某些方面的相同之处。比如,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人物语言浓郁的情感色彩,典型形象所包蕴的丰富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心理等。因此对应原著,来探讨作品中叙事与人物语言中的中国情结,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认识社会的独特视阈

在东方文化伦理背景下,文学的"悲剧性"往往体现在对故事情节叙事的过程中,而不在故事情节叙事的结尾。《春香传》也是如此,其叙事之悲与人物形象之悲,往往寄寓于叙事者与作品人物对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这种独特的视阈,是作者塑造人物性格、深化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

小说中的春香是一个思想纯洁、感情真挚、忠于爱情、勇于反抗恶势力的下层妇女形象。母亲虽然是一改籍的艺妓,地位卑下,受到贵族官僚社会的歧视,但春香则人品高尚,希望觅得如意郎君,却不愿身陷世俗泥淖,阿谀奉承权贵。作品通过官厅首奴,侧面揭示了春香的这一心愿。"许多权门世族,两班才子及闲良,来到此地,都欲登门求见春香母女,却一概不理不睬"[1]。然而当南原府史李翰林之子李梦龙一见倾心,向她表示真挚爱情之时,春香则不顾身份悬殊,满怀纯真的情感投入他的怀抱。而且在被迫与李梦龙别离的时候,她说过:"京师两班,各个狠毒!恨哉!恨哉!尊卑贵贱,委实可恨!"这不仅是她伤于别离,而且表示了她对贵族阶级的本质面目及他们的门阀之见,有着深刻的认识[2]327。作为社会底层的妇女和弱者,春香的认识水平是很高的。

这一点与中国明末作家冯梦龙"三言"里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所塑造的花魁娘子莘瑶琴,有一定相同之处。小商人卖油郎秦重被莘瑶琴的美貌所吸引,凭借自己辛苦经营起来的一笔钱想去亲近她。莘瑶琴起初因为她不是"有名称的子弟","甚是不悦"。由于秦重对她格外体贴、诚恳,她才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特别是当她受到吴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后,才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道"买卖追欢的乐意,那有恋香惜玉的真心",终于向秦重提出"我要嫁你"的要求,并表示"布衣疏食,死而无怨"的决定[3]116。当然,在社会地位总体相似,家庭与个人的遭际又不尽相同的生活背景下,春香与莘瑶

收稿日期:2012-10-10
作者简介:李建东(1958-),男,山西晋城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

万方数据

琴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春香作为退妓之女,能够置身圈外,站在更高的层面,对于上流社会的本质面目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她的爱情就来得更为直接;莘瑶琴作为京城名妓,迫于无可摆脱的封建等级观念,接受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卖油郎的求爱,是有着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的。如果从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满性这一点来分析,似乎中国小说中莘瑶琴的形象更为典型。当然,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仅来自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来自于叙事语言与叙事风格的民族化等一系列要素。朝鲜名著《春香传》更能打动人心并在本民族地域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或许不在于叙事的复杂,而在于叙事的单纯,即爱情本身的单纯和执着,从而呈现出一种类似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单一的复杂性"。

二、叙事风格的普泛价值

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毕竟限于篇幅,未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朝鲜小说篇幅较长,故事更为完整的《春香传》,则能够在充分描述人物命运的更为完整的叙述中,将人物性格进行更为深刻地开掘与展示。《春香传》最为感人的"高潮",最能展现主人公不以身份贵贱取人的思想境界,是她在李梦龙身处"逆境"时的态度。当继任的南原府史卞学道点传艺妓,强令春香充任他的侍妾之时,春香则宁死不从,被严刑拷打下狱。李梦龙在京城中了状元,被钦点为全罗御史。他化妆乞丐,暗访民情,特来狱中看望春香。不知实情的春香,并未因李梦龙已沦为乞丐而嫌弃他,也未因他已失去贵族身份而后悔与他的结合[2]326-327。她不顾自己将面临死亡的危险,一再嘱咐母亲不要因李梦龙已沦为乞丐而嫌弃他,"母亲哪!我死之后,母亲要好好看待与他,免得我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雕凤衣柜内,我有一件绸质长衫,可将去变卖,给他买件细苎新衫。再将我那些白纺丝的裙子也一起卖去,与他添置些新帽、新鞋……那龙凤衣橱,也变卖了吧,卖了龙凤衣橱,做几味合口的珍馐小菜,为我款带郎君。母亲!我死之后,休因我不在,生疏了他!"可以说,人生悲恸莫过于死亡,而春香能在临死之际,唯一想到的仍是真爱的情郎。尽管此时在春香眼里的李梦龙已失去往日的荣华,沦为乞丐,但在女主人公内心中的地位,不仅未有丝毫改变,而且因情郎的落难,更能激发出同情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力量已超越了一般的男女情爱,而进入到更具普泛价值的善的境界。

这种执着的爱情,在中国的爱情传奇《梁祝》、《孟姜女》里也都有不同的展示。祝英台投墓化蝶,孟姜女哭倒长城,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以身殉死的决心,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同情的力量。祝英台未料到梁山伯为情而死;孟姜女送寒衣,千里寻夫,也未料到万喜良因劳作而亡。所以,他们的爱情化作无尽的同情——同情情郎与夫君的无辜殒命;也化作深广的悲悯——悲悯有情人不得长相厮守和自己的命运多舛。于是"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而演绎成千古绝唱、天地悲情。如果说中国的情爱传奇是蓦然间爆发的,而朝鲜的情爱故事则是在连死神也退避三舍地脉脉倾诉中,体现着一种撼人的情感力量。越是对被压迫对象无可动摇的倾注和执着,越是表现出对压迫者的另一种无言之反抗。

朝鲜的春香,中国的祝英台和孟姜女,她们一腔情爱,都是在受着外界的重压下而以"反弹"的形式,蓦然间加深加重的。春香爱梦龙的儒雅才华,英台爱山伯的朴实重情,而孟姜女似乎对新婚才一夜的喜良甚至无爱的具体理由——但"应该"的夫妻之情本身就是一种爱。这诸种情爱,如果未有外界的压迫作动力,将都可能流于凡俗而终老于床笫之间。正是这种"反弹力",才使两国同类的文学作品具有了超出一般语言层面的更厚重的话语蕴藉,从而也赋予其恒久的艺术价值。

三、作为人物与叙述的两种语言

外表柔弱的春香,丝毫不掩其内在的刚烈与坚定。她无辜下狱后,面对卞学道的残酷迫害,针锋相对,坚决反抗。卞学道诬她"辱骂长官,叛逆不道",犯下"万剐凌迟之罪"。春香则理直气壮地答道:"那劫夺有夫之妇的人,为何无罪?"痛斥强敌:"不知四十八方南原百姓的苦,但知枉法去徇私。""你是临此治民还是专用酷刑来把人折磨?"并高呼:"愿得七尺剑,刺杀贼谗奸!"在这一点上,中国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与之堪称双璧。窦娥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成了寡妇,而且又被诬下狱。这样孤苦无依的人物,其受的压迫越重,对社会罪恶也就认识得越深,反抗得也就越烈[3]189。她对官府是不抱任何幻想的,"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即便被押赴刑场,也要发出抢天呼地的血泪控诉:"有日月朝暮

万方数据

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第三折·滚绣球)中朝两国文学作品中这两位同样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妇女形象,在这里显示着一种昂扬不屈的反抗精神。

尽管她们的反抗只是通过被迫害人物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却又无不传达着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驱散黑暗的消息。李梦龙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惩办恶吏,救出春香;窦娥之父也以钦差暗访,屈死的女儿托梦伸冤,最终将凶徒昏官擒拿归案,洗雪冤情。两部作品结尾的共同之处在于显示了东方的伦理与情感,即"愿天下人结成眷属"的理想精神。这一点有别于西方纯粹灭亡的悲剧意识。与东方的审美心态有关,使对社会冷酷认知下的纯粹理性笼罩一层薄薄的理想化的温情。从比较诗学的视角予以观审,不难发现,西方的"悲剧性",源自《圣经》里的"原罪"意识;而东方的"悲剧性",则与东方民族心理中无比强烈的理想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的"天人分离",导致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科学的尊重与探索,东方的"天人合一",体现着天人冥合、友好相处的理想精神。朝鲜文学与中国文学一样,在悲剧底色中,呈现出一丝正义必胜的"光明性",自是有着一番道理的。

如果说作品人物语言是小说语言的血肉,而叙述人的语言则堪称小说语言的骨架;叙述人的语言不仅对故事起到连缀和支撑作用,也以间接的身份参与到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的建构之中。《春香传》的叙述语言显示了明朗、平易的东方色彩,虽在某些部分不无夸张,但总体是以旁知视角与次知视角相互交错的方式予以描述的。比如写李梦龙初见春香时的明丽之景:"郁郁东山之前,一泓明镜莲塘,水清鉴人,游鱼可数。其间奇花异草,万紫千红。庭院之内,大树千章。门前有柳,垂丝万缕。庭前有竹、有柏、有枞,老松夭矫拿云,古杏枝生南北。------就在那松庭竹林之间,隐约可见的,便是春香的家了。"在春香被捕下狱,李梦龙重返春香住处时,但见另一番景象:"行廊塌倒,老树无皮,只剩下苍碧梧桐,还在迎风矗立。阴森无光的短墙之下,突地跳出了一只脱毛的老狗,一瘸一跛,汪汪乱叫……又看卧龙幛子的春联,被那东南风吹得沙沙作响。"真乃事过景迁,物是人非。通过叙述人的写景语言展现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例句,在中国小说中殊不罕见。比如明初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精彩段落,特别是林冲出门沽酒的雪景描写,只一"雪下得更紧了"的"紧"字,就将血战前的寂静与紧迫烘托出来。再如鲁迅名篇《药》的末尾,那坟头边凄惨一叫,凌空飞去的乌鸦;兀立如钢丝的枯草;夏瑜坟头上孤独的小白花……,与压抑的环境,令人窒闷的空气酿成一个肃杀苍凉的氛围,与小说中所极力渲染的悲怆意象是相一致的。

四、同一文化圈的深层情结

在对朝鲜文学经典的解读中,感受到同类的中国文学里的鲜明意向和情节,恰恰印证了中朝语言文学所折射的汉文化精神,及总体相同相近背景下的特异性质。虽然有人说《春香传》是朝鲜的《红楼梦》,然而,主要是从爱情主题及其在朝鲜文学中的地位这两点来判定的,而从作品的叙述和人物语言诸方面考查,其间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正是因为爱情的悲喜剧,才决定了无论中国,还是朝鲜,相同相近的民族伦理文化与审美习惯决定着两国带有普泛性的理想追求。从比较文学与比较语言学的视阈看,中国与朝鲜同属汉文化圈。大约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东亚与东南亚的周边国家已先后进入汉文学的滥觞期[4]。当时,受佛教影响而被吸引来到中国的各国僧侣,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踏上接触中国文学的漫长旅程。同样,在历次战乱中大陆文人学士的南迁与东渡,也加快了中原典籍与思想文化的传播。定居在高句丽、新罗、百济及安南的文人学士,将他们的才智与当地文化的结晶留在域外汉文学史的扉页[5]143。任何文化类型的融合,都不可能是单一单向,而应是多元多向的。应该说,无论日本、朝鲜,还是越南,他们民族文化发展沿革的早期不仅接受了以汉文字为标志的汉文化的诸因素,而且位于大陆的汉文化一经传入周边各地,立即便在文化与文化的不断融合及改进,并不断诞生新质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着属于本民族的文化范式。比如朝鲜文学中,叙事语言的单纯和明快,重感情,以及为强化这一感情所不吝采取的各种烘托氛围的手段,这些与中国文学中叙事语言的繁复与多变,重情节,以及为强

万方数据

化这一情节所善于营造的各种峰回路转等等。这些都与两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有一定关系。

朝鲜李朝沈义的《大观斋梦游录》中,描述中国大诗人李白与朝鲜诗人梦中相会的神异故事体现了汉文化圈内诸作家渴望交流沟通的迫切愿望。同时,中国人理解周边诸国的文学,最先也是从他们的汉文学开始的,汉文是彼此获取信息不能不采用的工具[5]151。正是因此,《春香传》中的叙述与人物语言总能与中国文学中的叙述和人物语言在某种程度的对应比照中,透视出某些相同相近的民族心理与审美风尚。对真爱的憧憬,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对任何破坏他人幸福之恶势力的憎恨……。这一系列思想意识倾向,不仅体现了同属东方文化的伦理精神,而且预示着彼此间各种文化融通与精进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1] [朝]春香传[M]. 冰蔚,张友鸾,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15.
[2] 韦旭升. 韩国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7.
[3] 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四)[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6.
[4] [韩]权五惇. 韩国文人之中国文学论评[J]. 东方杂志,1961,5(48):46-49.
[5] 王晓平. 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The Chinese Complex of Narrative and Task - based Language in *Chunhyangdyun*

LI Jian-d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similar Chinese works, they have much in common in the character's language and narrative language of *Chunhyangdyun*, a Korean literature classic. These are showed not only in longing of true love, in the sympathy on any one who was insulted and damaged, but also in the hatred to the vicious power that destroyed the happiness of the others. Both Chinese influence and Chinese complex that belonged to Chinese culture can be found. It embodies the ethical spirit of the oriental culture. Also, it indicates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e.

Keywords: literature; comparison; Chinese complex

(责任编辑:李开玲)

万方数据